



崑劇《獅吼記》劇照

典雅華美數崑劇

香港電台 圖文

崑劇又稱崑曲，有逾六百年的歷史，是中國最古老的戲曲聲腔和劇種。它是從元末明初在江蘇崑山一帶流行的「崑山腔」，吸收北曲及其他聲腔的優點，加以改造、發展而成。

崑劇集歌唱、舞蹈、武術、文學等傳統表演藝術為一體，是綜合的表演藝術。它每齣戲都是以曲牌構成，即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曲牌體；而豐富的戲碼和典雅華美的曲詞均文學性高，有如婉約淒美的詩詞。念白以中州韻白為主，丑角則用地方白；蘇白、揚州白等與方言。由於崑劇的音樂和表演技巧對現代中國大部分聲腔劇種影響深刻，故被譽為「百戲之祖」，特別是京劇的各類角色性格唱法，都是從崑曲發展出來的。而現今的川劇、越劇、婺劇、桂劇、贛劇、甚至粵劇，均可以發現崑曲的部分戲碼、聲腔和曲牌。

由於取材自宋元南戲的崑曲，創作及改編的作品如四大南戲《荆釵記》、《白兔記》、《拜月亭》、《殺狗記》、《桃花扇》等，均是歷演不衰的戲曲文學名著。所以自明中葉蓬勃發展，至清初的全盛期，在戲曲界獨領風騷達二百年之久。隨着徽班於清中葉盛京，衍生成京劇獨行全國，崑劇逐漸式微，但得名伶梅蘭芳、韓世昌、俞振飛等堅持崑曲的演出，使它繼續流傳。

崑劇於二〇〇一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十五項人類「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首，可見它是一項「戲以人傳」的表演藝術。虧得一群老藝人在二十世紀初在蘇州開辦崑劇傳習所，數十年來培育出一傳、世、盛、秀、四輩演員，正是薪火相傳的見證。而五十年代由周傳瑛、王傳淞改編的《十五貫》更轟動全國，更成為「一齣戲救活一個劇種」的佳話。

近年，無論在國內或海外，很多人都對崑劇發生興趣。古典典雅的文辭、傳統的管弦敲擊、劃分細緻的行當、完美的程式身段，使它成為全世界矚目的表演藝術精華，讓年輕人趨之若鶩。學習崑劇的唱做，頓時變成時尚，就連話劇導演演也擁護崑劇，搖起弘揚「國粹」的大旗，更把它現代化，趕上全球化的潮流，與紐約的百老匯歌舞劇相媲美。

說到崑劇熱，當然少不了香港的份兒。香港藝術節曾展演上、中、下三本的《長生殿》及《桃花扇》，以及康文署每年邀約不同藝團來港演出（包括兩度上演青春版《牡丹亭》、嶄新製作的《臨川四夢湯顯祖》、崑山名家匯演《丑中美》等），各大學院校亦舉辦有關崑劇的導賞和工作坊。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更經常進行崑劇研究及推廣工作，而本地兩位「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鄧宛霞與邢金沙，俱是唱崑曲的！

香港電台電視節目《戲曲大觀園》由名伶羅家英主持，帶領觀眾到中國各地認識富有特色的戲曲藝術。第五集「崑劇」，八月二十一日（星期六）晚上八時，亞洲電視本港台播出。港台網上廣播站(<http://v.rthk.org.hk>)提供視像直播及重溫。（《戲曲大觀園》之五）

中國體育口趨市場化

蕭愚

近日，因北京奧運開幕式而舉世矚目的鳥巢又匯聚全世界球迷的目光——意甲冠軍國際米蘭隊與意大利杯賽冠軍拉素隊以一場頂級足球盛宴慶祝北京奧運周年之喜。而在此之前，中國的籃球迷們已率先大飽眼福，繼「大鯊魚」奧尼爾之後，「小飛俠」高比、「常青樹」穆楊保、「助攻王」基德等NBA巨星相繼來華。

毫無疑問，吸引這些超級巨星和體壇豪門前赴後繼地踏上東方之旅的，正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所孕育的巨大且潛力無窮的市場。

一九七九年，中國重返奧運大家庭，此時的中國剛剛邁出改革開放的步伐。在與國際體壇頂級賽事緣緣的二十多年裡，中國體育幾乎被世人遺忘。但在近三十年來，隨着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體育的強勢崛起，這個擁有全球最多體育人口的東方大國成為國際體壇的一塊最大、最香的蛋糕。

除了參加在中國境內舉辦的世界大賽外，福布斯公布的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國際體壇明星幾乎悉數來訪：活士（高爾夫）、碧咸、朗拿甸奴（足球）、高比、佐頓（籃球）、舒麥加（賽車）、費達那、舒拉寶娃（網球）……這些曾經如雷貫耳的名字，成為了中國觀眾眼前的「真人秀」。

排名全球最具價值體育團隊前三名的曼聯、皇家馬德里、拜仁慕尼黑也都相繼來華，更多各項目的「夢之隊」和「領頭羊」你方唱罷我登場。

朗尼、杜奧巴、法比加斯，這些遙不可及的英超巨星將從本賽季開始走近中國球迷。最近，鄭州電視台商攜其某傳媒斥資百萬元獨家拿下英超聯賽的河南轉播權，從八月中旬開始在每周末現場直播當輪英超比賽。

近距離地欣賞巨星風采，感受其言傳身教和高水準的體育賽事，不僅是一場視覺盛宴，而且對提高中國體育的整體水準，營造良好體育氛圍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擁有龐大市場的中國體育在市場化的道路上起步較晚。一九九四年，中國足球率先實行職業化聯賽，拉開中國體育產業化序幕。隨後，中國體育彩票發行，籃球、排球、乒乓球相繼步入職業聯賽的軌道。

儘管中國足球的水準不盡人意，但甲A聯賽曾經的火爆仍讓人記憶猶新；進入新世紀後，五名中國球員相繼從CBA賽場步入NBA籃球殿堂，新秀狀元姚明明更是以「第一中鋒」的身份成為中國體壇的標誌性人物；體育彩票的發行，促進了全民健身計劃和奧運爭光計劃的實施。

但受體制、觀念、經驗、人才等多方面的制約，中國體育市場化道路充滿坎坷。在一些體育市場化運作成功的國家，體育產業已經成為其支柱產業。但如今，中國市場的蛋糕雖香，食者卻多是外來客。

體育市場大也只是一個舞台，選手才是台上的主角。那些體壇驕子在市場化的大潮中得到了計劃經濟時代難以想像的豐厚回報：高額的獎金和贊助、頻繁的廣告和代言，讓暴富不再成為神話。在福布斯中國明星富豪榜上，體育明星連續多年佔據榜首位置。這些曾經有着「苦行僧」之稱的體育人，有更多的機會多元化地展示自己，成為新時代的偶像一族，這些立於浪頭的弄潮兒也如同在市場化道路上探索的中國體育一樣，痛並快樂着。

NBA 工資誰最高？

楊百川



八月初，美國NBA公布了下一屆球員的工資帽後，全球球員的工資也有了確實的銀碼數字。休斯敦火箭隊的麥格迪（Tracy McGrady）成為聯盟最高工資的球員，以年薪二千三百二十四萬元，榮登榜首。緊接其後的是洛杉磯湖人隊的高比，拜仁，年薪為二千三百萬元，較前者少了二十多萬元，兩人的球技各有千秋，但若論對球隊的貢獻，後者實在不能同日而語。

去屆NBA球賽的收入，經金融海嘯的肆虐，自難獨善其身，它的整體收入，大概減少了百分之五，對比起其他行業的收入，已算是萬幸。不過在商言商，既然受經濟不景氣的影響，NBA也近七年來首度下調全體球員的工資帽，從去年的五千八百六十八萬，下降為五千七百七十萬，減少了九十八萬元。整體工資帽的下跌，也使得自由球員越來越難去找東家，不少去年還拿千萬年薪的球員，例如阿倫·艾佛森（Allan Iverson），上屆年收入高達二千零八十四萬，不過來屆還是未知數，因為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一支NBA球隊向他招手，這使他還是處於「失業」狀態。其實本年度他也不曾獅子大開口，叫價過千萬，他明白，本年度有人出價五百萬，即去年年薪的百分之二十五，他也會一口應允。

勝過現在四處求售，仍未得伯樂，這真是老球員的悲哀，儘管他仍沒真正老去。

相比之下，麥格迪就幸運得多。首先是他去年未打進季後賽，已經受傷倒地，經醫生會診，他不但不能繼續上陣，完成以後實事，連下屆早段的球賽，也要缺席。他有近半數時光在場邊觀戰，但仍可以取得NBA的最高身價，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要理解NBA的工資架構，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因為這當中涉及NBA的整體運作，各個球隊的經營理念，球員的切身利益等等。美國廣大NBA球迷，一般只需知道今年是誰領最高工資，哪個球隊實力最強，最佳教練會由何人出任……至於談到每一隊的工資上限，球員工資分配的詳情，略知皮毛便可，不會查根問底的。今次麥氏成為NBA薪金一哥，有兩個客觀因素促成。首先是他早年與火箭隊簽署的合約，每年收入都超過二千萬，即使他受傷未能上場，因為他是在球場上比賽受傷的，所以火箭當局對於他的工資，也一文不差地整筆支付。不獨麥氏一人，「中國移動長城」姚明的一千六百三十七萬元，也不會因他下屆賽事完全泡湯而少付分文。這兩位天王巨星的四千萬薪金，即使他們都僅僅是坐下來觀戰，也可獲得這份待遇。誠然在這中間，保險公司也負責一部分，不會讓火箭隊老闆亞歷山大獨自承擔，至於分配方式，因涉及商業秘密，當然外界就無從知道了。

第二個客觀性因素，是上賽季NBA薪資排名榜首波士頓塞爾特隊的加納特（Kevin Garnett），由於今年是降薪續約，從去年的二千四百七十五萬，下降到今年的一千六百四十五萬，薪資排名亦由一哥降至第十三位，拱手將頭名讓給麥格迪。不過加納特雖當不成「一哥」，但他跟舊東主波士頓簽了三年合約，合共五千一百萬，剛巧由今年開始生效。加納特已年過三十，體力球技漸走下坡，仍有舊球隊看重，願以高價續約三年，回報不俗，還不馬上簽約，更待何年？再看去年工資排次位的賈森·基德（Jason Kidd），去年薪金是二千一百三十七萬，不過是舊合約的最後一年。今年夏天轉投達拉斯小牛隊，也是簽三年合約，總金額二千五百萬元，平均每年八百多萬元，以他三十五歲的「高齡」，這份收入仍頗可觀。

談及天王巨星的工資，不應漏掉高比·拜仁。這位為洛杉磯湖人隊立下汗馬功勞而奪得桂冠的大將，去年工資是二千一百二十六萬元，排在第四，今年升到第二，明年應會成為第一。因為麥格迪跟火箭隊的合同已滿，火箭隊固然不會與他再簽高薪合約，其他球隊也對這位「容易受傷的玻璃人」望而卻步，所以他也要簽下高檔合約，完全沒有可能。高比再上一級，成為實至名歸的一哥，應無大礙。

最後順便一談的是今年還有三位球員的年薪是超過二千萬的，他們分別是小奧尼爾（Jermaine O'Neal），巨無霸大奧尼爾（Shaquille O'Neal），和鄧肯（Tim Duncan）。其中排名第四的鄧肯，領年薪二千二百一十八萬元，最得NBA內外人士敬重，因為他不單球技穩健，脾氣球德也足以服眾。



NBA 球星高比與加納特在塵戰（資料圖片）

大師的謙虛

易俊傑

梅蘭芳自揭失誤

有次，京劇表演藝術大師梅蘭芳在北京政協禮堂演出《鳳還巢》，在唱「邊父命在簾內偷窺才郎」一段唱腔時，比平時少唱了一句，卻多了幾個表演「偷窺才郎」的羞澀動作。大家都認為，這是梅大師為了充分表現少女偷看時的羞澀感，以加強突出人物的性格，故有意把唱詞省略了，紛紛稱讚他改得好，並對他的成功表演表示祝賀。

梅蘭芳卻淡淡一笑，搖搖頭說：「今天不是我改得好，是我一時失神，把那句唱詞忘了，沒有辦法才用幾個動作把這個沒唱出來的腔遮蓋過去，這是一齣演了多年的經典劇目，我真是對不起觀眾，我應該向大家檢討。」

梅蘭芳的自揭失誤，自責檢討，盡顯大師的謙虛和真誠，委實令人驚嘆和欽佩不已。

錢鍾書的奇怪筆名

大學者錢鍾書，有個僅用了一次而鮮為人知的筆名「鄭辛夷」。這個奇怪筆名的由來，還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曾經有個名叫「吳庚舜」的青年，他寫了一篇關於唐代詩人白居易《長恨歌》的論文，登門前來向從未謀面的錢鍾書求教。錢鍾書不因他是無名小

輩而給予了熱心幫助，一字一句地斟酌，反反覆覆地修改，花費了不少心血。在文章發表之前，吳庚舜很是過意不去，非要錢先生一同署名不可。錢鍾書當然不肯答應。於是，吳庚舜一再而再，再而三地懇求。錢鍾書再也無法執意拒絕，只好勉強同意署上一個「鄭辛夷」的筆名。

為何署上這樣一個奇怪的名字呢？原來，《百家姓》裡，「鄭」在「吳」之後；天干中，「辛」在「庚」之後；古代聖賢「堯舜禹」三人，「禹」在「舜」之後。如此三個之「後」，充分顯示了大師的謙遜與待人之誠，這種崇高的精神品格，真令人肅然起敬。

紅場軍警

霍無非



在莫斯科，對紅場軍警的印象較深。紅場一直是世界著名的閱兵場地，十月革命勝利後，這種會舉行過閱兵活動。一九四一年夏，法西斯德國用「閃電戰」突然進攻蘇聯，長驅直入，逼近莫斯科城外，世界革命的首都岌岌可危。這一年十一月七日，檢閱了前所未有之盛大閱兵式，斯大林等蘇共領導人臨高不懼，檢閱了即將投入戰鬥的蘇軍部隊，全體浴血奮戰，士氣高昂，整裝受閱，雄赳赳氣昂昂地開赴前線。經過浴血奮戰，蘇聯紅軍前赴後繼，逆轉了不利戰局，終於反攻柏林，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

戰後，紅場是紀念「十月革命節」閱兵的惟一場地。受閱的不僅有陸海空軍、防空軍、戰略火箭軍和軍事院校的方陣，還有各種天上飛的，地上走的新式武器裝備。有的方陣一色二戰時期蘇聯的軍服裝備，與觀禮台上胸掛勳章，兩鬢花白的二戰老兵相映生輝，令人心潮難平。因此，站在紅場上，很容易勾起往事，此地還成為回顧歷史，緬懷烈烈的場所。

紅場並不特別寬闊，它背靠克里姆林宮，面朝古姆商廈，一左一右分別是國立博物館和聖瓦西里西里夫天大教堂，平日軍人不多，遊人不少，倒是濃郁的商業氣氛和宗教元素互相滲透。每天上午九時，是列寧墓短暫的開放時間，紅場邊早已排起長隊，國內外的旅遊者等待已久，準備瞻仰列寧遺容，但要接受警察的安檢。檢查者忠於職守，一絲不苟，每次放行十幾個人，不允許攜帶包包、手機等物品，手執儀器上下遍查，然後揮手放行，得以放行者真有如釋重負之感。進入墓室，沿四方形的階梯走下去，每個拐角處都挺立着衛兵，他們神情肅穆，目不旁視，當你在列寧水晶棺旁停步頓足，近距離瞻禮瞻望，衛兵一般不會催你走。蘇聯解體後，對列寧墓是否還出巡護衛，是否還出巡護衛，也是半開玩笑。與紅場一牆之隔的克里姆林宮是俄羅斯總統的辦公場所，也是半開放的旅遊點，門口處的無名烈士墓，鮮花永不凋謝，火焰永不熄滅。在艱苦卓絕的衛國戰爭中，蘇聯有二千萬軍民為國捐軀，卓絕、舒拉、庫茲涅佐夫等英雄人物視死如歸，家喻戶曉，敘行並激勵着一代代年輕人。幾十年來，一對對身穿婚紗西服的新人來無名烈士墓獻花，是莫斯科人婚禮的一道景觀。而守衛衛兵的換崗儀式，也讓人嘆為觀止：由一名軍官帶隊，三人一組，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槍，穿高靴，高抬腿，輕落地，臂腳擺擺，緩緩走來，以免驚動安息地下的烈士；在哨位相對立正，舉槍踏步，完成換崗。離開的衛兵先是抬腿緩步，轉彎後剛地變成齊步走，整個儀式慢快有致，氣氛神聖，除了軍人特有的整齊利索，還有別致的藝術動感。

在紅場四周，不時見有警察在巡邏。俄羅斯人大多身材高大，軍警的大蓋帽也大得出奇，真擔心戴的時間長了會壓傷頸椎。一些女騎警，穿夾克長靴，騎在高高亮爾一笑，這些略嬌小、娜塔莎們為維護治安，震懾犯罪，和男性攜手並肩，威武不失嬌媚！

紅場一隅，還有這樣的場景震撼人的心靈：一位半百年紀的退伍老兵，鬍子拉碴，身穿破舊的軍裝，拄着拐杖，聲音哀哀地向人乞討。他的一條腿沒了，是在阿富汗戰場炸斷了，還是在車臣戰事致了殘，今後將如何度過餘生？都沒有答案。刺骨的寒風中，人流來去匆匆，沒有人理睬他，也沒有執勤軍警驅趕他，只有三兩個好心的路人在他的確確確裡投下幾個盧布，卻止不住他瑟瑟發抖。當年，他也許和戰友昂昂闊步走過紅場，接受領導人的檢閱，在他獻出了部分肢體後，他褪去了光環，失去了尊嚴，成為紅場的一灰色一目標。我靜靜地在他眼前放下盧布，思緒複雜地自西而東又走了一遍……

七月初，遠在加拿大定居的老同學周某夫婦攜女回來探親，我們在這個工業小城市工作的十幾個老同學「作東」聚在一起，熱鬧鬧地聚去一家特色小酒店為「海歸」的周某一家「接風」。

席間，免不了海闊天空地神聊。服務小姐端上一盤活蹦亂跳的「醉蝦」，這是特地為周某夫婦點的家鄉「特色菜」。這是從河裡撈的小蝦，用清水養兩天後，撈出洗淨，放大碗內，上面鋪上薑絲、紅辣椒絲、香菜絲，加入香油、醋、料酒，即可上桌。用竹筷夾持時，蝦子是活蹦亂跳的，入口後感覺到蝦子在口腔裡跳舞，細細品味，就是一個「鮮」香活色。吃這個「醉蝦」，是需要一定的勇氣的。周某那在加拿大長大、正在念大學的女兒就不敢嘗試「醉蝦」。周說，在加拿大二十餘年，常想起家鄉的「醉蝦」。現在又回憶起了小時候釣魚釣蝦的情景。說得興奮，手舞足蹈起來，彷彿又回到了那可以生吃小蝦的河邊，把我們的思緒引到遙遠的年代。

他說那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前）他們兄妹六人，家裡窮，沒什麼好吃的，市場也遠不像現在這麼繁榮，買什麼都是憑票供應，得排隊。記得那時候買魚買蝦，都是連夜排隊，拿塊石頭壓個破籃子佔位置，第二天一早四五點鐘換下替我們值崗的石頭和破籃。即便這樣辛苦，也不一定能夠買到魚，有時候好不容易排到眼前，魚卻賣完了，只好悻悻然打道回府。那時候，我們也沒什麼好玩的，於是，拿一根土製的釣竿，去清澈的小河裡釣魚釣蝦就成了最大的樂趣。釣竿是極其簡單的那一種，找一根竹棒，在頂端繫上一根媽媽納鞋底用的白線，線的另一端繫上挖來的蚯蚓，就可以站在河邊盡情地做姜太公了。

那時的水清澈見底，絕對沒有污染。有時候能看到水底悠悠然游動的魚兒蝦兒，不用釣，用手那麼輕輕一摸，就把魚兒蝦兒抓在手裡了。

那時候，周某是屁顛屁顛地跟着大哥去釣魚釣蝦。釣竿被大哥拿着一，他就把褲管一捲，下到河裡去摸魚。摸到的蝦一般是大蝦，那種嫩嫩的小蝦是摸不到的。大哥就與他搶，把頭搶掉，就放進嘴裡生吃，他就與大哥搶。那可是純天然沒有污染的野生小蝦，晚上媽媽把把小活蝦，加上薑絲、辣椒絲、醋，做成「醉蝦」，味道鮮嫩無比，讓人回味無窮。

逝去的歲月留下的一點點感慨，在我們的心湖裡久久回蕩。他說八五年去了加拿大，生活在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彼此得到了許多，卻也失去了一些東西，很是懷念那沒有污染清澈見底的小河以及小河裡可以生吃的小蝦。